

〈無虞蝦——在現實的水中倒退〉

她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。

醒過來，熱了昨天吃剩的地瓜葉，偶爾會有麵筋或者脆瓜，是從廟裡拜拜結束後的供品要來。

走起路有點蹣跚，大多時候走得很慢。她很慶幸，一生到現在為止，似乎都還不需要走路到很遠的地方。

低矮房子裡昏暗的視線和空間，桌上打開的奶粉罐還沒蓋上，幾天了？她不太記得。偶爾會在桌子邊緣跑出幾樣塑膠玩具，是孫子扔在那裡，忘了收好。

聽見開水滾了的氣笛聲，滿室的蒸汽像一層透明的幕，罩住她。

簡單吃過之後，她覺得自己全身上下都痛，還得在冷冽的冬天清晨，拉著板車沿著巷子撿拾瓶罐。

吃完的碗她沒洗，好像記得昨天才洗過，或者前天，或者一個禮拜。

打了一個嗝，放了一串響屁，她覺得自己的左手幾乎無法舉起，手指也使不上力，像連在身上那層皮肉不是她的。

一出門，便先繞道那座小公園旁。有些人已經在做運動，甩手，一些年紀和她差不多的女人，跟著音樂，緩慢地跳著土風舞。她曾經想像，將來日子比較好過時，她也可以加入她們。現在看到那些女人轉圈圈和打拍子，只感覺有趣。

「阿好嬤。」對她打招呼的是阿二仔。她認識他母親，她們兩個幾乎從小一起長大，她知道他小時候長了水痘忍不住癢，半夜對著牆壁磨蹭才變成今天這副猴樣。她還記得他母親總是擔心他，將來會娶不到老婆。

他總在手掌裡轉著三個鐵球，每天早上都會把他住的那棟大樓，資源回收物品交給她。

她問起他的母親，身體狀況如何？

他回答說還是老樣子，不過已經可以下床走走。

其實她每天問的都一樣。她偶爾忘了，偶爾只是因為習慣。

「身體健康就好，身體健康尚重要。」她聽人說過他每天無所事事悠閒過活，出入卻可以名車代步，私底下不知幹些什麼勾當。她聽說了那些事情，感覺像自己不斷回收的瓶瓶罐罐，偶爾可能在紙箱或者垃圾桶的夾縫中找到遺落的錢幣或紙鈔。雖然機會真的不多。

她跟他道了謝。偶爾忘了，偶爾只是因為習慣。

她繼續推著車，緩慢往前走。

原本她可以不用那麼辛苦。至少先生退休後還有筆退休金。在分了家產處理積蓄後，兩個老人像被踢皮球似地，在幾個成家的兒子間打轉。每三個月一次，她們最害怕讓三兄弟表現孝道的結束以及開始。從老二搬到老三，或從老三搬到老大，總會因為

一些問題，讓兄弟起了口角嫌隙。父親的醫藥費這回都誰支付了，應該要三兄弟平均分攤；或是誰來接走兩個老的，慢了一兩天才來。

他們提著行李，木訥而呆滯地站在哥哥或弟弟的家門，等著另一個哥哥或弟弟打開車門。他們被催促著趕快上車，他們行動緩慢的話會受到責怪，他們經常得看媳婦的臉色。

所以當丈夫——嚴重老人癡呆症後期，沒穿褲子就想上街找多年不見的朋友，拉屎拉尿完全沒辦法掌控，連她都不認得——先她一步離開，彷彿理所當然，她被當成垃圾，遺棄在這破舊而低矮的屋子。

一天中大部分時間，她是在收集和撿拾回收物品中度過。她還能利用的，是這走路來有點酸疼的雙腳，和一台板車，和很長的時間。

偶爾會坐在陰涼屋內一張小板凳上，看著外頭單調街景，大部分都是凝置的空間，偶爾會有一兩個人走路經過，偶爾會有風捲起路邊的紅白塑膠袋，拖著尾巴往空中飄浮，或是被絆倒在草叢和樹枝之間。

她可能還會聽著收音機廣播傳出的閩南語歌，奢侈一點的話，還泡了一杯熱茶，或是讓收訊畫面已經不太清楚的電視開著，讓這個屋子顯得不太冷清。

在這些時間中，她並沒讓寂寞或孤獨的感覺捉走。總是陷在漫長而找不到出口的回憶裡，可能只是揪著一張發黃的明星月曆，一首閩南語老歌，一陣隔壁傳來的燒酒雞香味，都可能引領著她，離開打著赤腳的雙腿，離開半倚著門欄的身體。

她的所見，不再是隨意堆置的報紙堆或幾個沒用生鏽的鐵鍋，可能是年輕時的她，坐在公路局客運裡，稍微化點妝，正要趕去和人相約的公園，她被車掌小姐稱讚，長得真像某個電影明星，她有點不好意思地看著窗外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，後來她又把這件事跟自己的先生說了幾次，總是不厭其煩，一再重複某個細節，她擦的明星花露水，她圍的紅色絲巾，她看著路邊走過的水牛，幾畝快要收成的蔗田。

那首閩南語老歌，是她和先生年輕時常去的西餐廳裡常放的歌曲。他們一邊吃著牛排，全熟的牛排。她還記得自己不太熟練使用刀叉，餐巾也不曉得該擺那裡，總是有點拘謹。

吃完後他們會沿著還不太熱鬧的街道散步，一旁盡是稻田，那個時陣，秧苗才剛插上，天氣有點冷的早春。

這時她可能會更正自己剛才的記憶，或許看到的是稻田而不是蔗田，重新置入敘述的迷宮裡，坐回那輛緩慢運行的客運，挽著馬尾，提包放在膝上，注意到坐在後兩排有個年輕男人，一直盯著她看。她假裝看著窗外，車掌小姐幫她打票時，誇讚她的皮膚真好，長得真像某個電影明星。

她又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身體倚著陰涼門柱，室內瀰漫淡淡的食物酸腐氣味。偶爾，她會讓這一天就這麼過了，讓這一天再次保留在時間折疊的那頁，每次翻開記憶都極容易抵達。

最近一陣子，在她慣常撿拾的區域，會出現一個瘦弱男子，年紀大約三十幾歲，他手裡撿了四五個保特瓶，當她發現時，卻顯得遮遮掩掩，像正在做一件丟臉的事，然後把手中的保特瓶給她，假裝自己不再需要。

除了跟他說謝謝外，也想不到其他回應方式。她看他這麼瘦弱，或許也是有一餐沒一餐過活。

她想問他是不是生活過得不好，又怕冒犯人家。直到那人邁開步伐，兩腿交叉，止不住力似地奔跑，消失在巷口轉角。

她跟不上他的速度，任由那人變成一天中特別的話題，若是碰到阿金，她可以對阿金說，她今天又碰到那個少年仔。妳忘記了嗎？上次跟妳提過，像很久沒吃飯也在撿破爛的少年仔。不，不是在崎腳仔的土地公廟附近遇到，也不是那個大胖子。吃的很胖那個，是校長的小兒子，聽說他去了什麼職訓中心。

那妳家阿良呢？最近有回來過嗎？還沒啊，沒消沒息？妳去求過觀音拜過媽祖婆了，祂們都指示他雖然短期間不會回家，但不用特別擔心，沒去做歹代誌。這樣就好了，總有一天會回家。阿良可能是想在外奮鬥，直到有成就回家讓老母高興一下。一定是這樣。

站在騎樓下和阿金聊了快一下午。離開時，總覺得有什麼忘記說的事情，她常常把這種狀況和年紀連結，因為老了。她仍舊躲在歲月的夾縫裡，不斷被現實生活沖刷身體，提醒肉體的負荷和酸疲，脫落的牙齒，萎縮的身形，小便容易漏尿，越多名字不容易在路上碰到，她和他們從聲帶微微振動的頻率中遺落它們的痕跡。她的手掌皺紋和繭越來越密集，失去了觀測的意義。

在她生命中唯一遺憾的事，並不是自己沒了棲身之所，晚景淒涼。她偶爾會想到三個兒子，成家後對父母不肖，是因為她在什麼時候沒做好教導的責任？她曾經對誰偏心，在無意識中比較疼誰？他們和外人有了爭執，出言不遜時，她會不會責罵他們，或者只是一昧偏袒他們？她想不透，自己那裡沒做好，花了後半輩子，盡力去想。她只希望自己沒去了之後，菩薩或者閻王，能告訴她就好。

偶爾，出嫁的女兒會帶著外孫來看她。唯一遺憾的事，是沒讓這女兒嫁得好。女婿在結婚後沒幾年出了車禍，全靠女兒一人，養大三個孫兒和生活開銷。

女兒帶著最小的兒子，手裡提著雞精禮盒，說要讓她補充一下營養。她直說人來了就好，幹嘛花錢？

女兒也沒多說些什麼，只打發小偉到一旁自己玩耍，挽起袖子幫她整理厝內厝外大大小小雜物。女兒常這樣，當她問起生活過得如何有沒有困難，女兒總是沈默以對，不讓她分擔和知曉過多的卑微和辛酸，卻總是不斷勸告她，搬去跟女兒一家同住。

端了杯水，默默喝著，眼睛看著先生的神主牌位，多希望他可以在晚上入睡時托夢給她，告訴她該怎麼做才好。

怎麼會不想搬去？再怎樣也比一個人一天寂寞，沒人陪伴，對著滿屋子的破雨傘爛床墊壞掉的電視機小冰箱，和缺了腳的八寶櫃說話，好得太多。但總是顧慮太多，總是

覺得不妥，總是覺得自己年紀老邁只會造成兒孫困擾，半夜頻尿上廁所會吵到她們睡覺，牙齒不好飯得煮得稀爛，她不能吃得太過油膩，要是她萬一跌倒。

女兒說不動她，臨走前還會塞個一兩千塊給她。明明知道女兒也過得不好，卻無法推辭。她望著母子倆離去的身影，對著阿嬤說再見揮舞的小手，她偶爾想追上去說，那我跟你們一起回去好了。幾乎可以想像女兒臉上欣喜的表情，像她，或像自己。

但她從來沒有。只是送了母子兩人離開，直到孤苦的感覺爬上眼角，他們已經離開很久，很遠。

不過這次她答應了，要找個時間去女兒家一趟，住個幾天。

那天晚上，她夢見自己坐在長途客運的巴士上。她穿著鮮紅花紋胸口摺袖的洋裝上衣，黑色長摺裙，抹了很濃的口紅，提著一大袋行李，裡頭裝著要給女兒的幾件漂亮衣服，給小偉的金剛戰士機器人，給安安の芭比娃娃，給阿麗的 48 色彩色筆，還有兩隻活的烏骨雞——要給女兒補個身子，一整盒拉拉山的水蜜桃，和自己醃了多年的菜圃，都在裡頭。

牢牢護著自己膝上的一大袋行李，不時有人來跟她攀談，從年輕小伙子，到和他差不多歲數的女人都有，他們都問她，要去那裡？她都回答，要去女兒家住個幾天。在夢中，她仍提高警覺，一點都不敢鬆懈，不時忘著窗外，怕坐過頭了。前幾天看到新聞，有人坐過頭被客運司機丟在高速公路上，她可不想。

但窗外一直是相同景象，彷彿看到好幾次同樣的雜貨店招牌，同一台賣菜的發財車，同一條黑狗，凝視著她。

她因此不小心睡著。夢到自己年輕還沒結婚前，曾經想著，靠自己一人獨力坐車到一處陌生地方。在昏暗的灶腳舀水進屋時想著，在升火煮開水時想著，在聽見阿山仔亂殺人的傳聞時也想著。

直到那個下午，突然有人踹開她家大門。

她因此驚醒了，發現自己倚在門邊，睡了一個下午。偶爾有幾個人經過這不動的街景，幾個月前被丟在七里香樹叢底下的保麗龍碗，還在。

緩緩地站著起來，感覺全身酸痠，好像兩隻腳已經不屬於自己。她一邊倒退地走回屋內，想著今天晚餐，不知道昨天阿金拿給她佛的跳牆，還有剩沒。

沒點燈，她像瞎子一樣摸黑，在現實的水中倒退。